

第一章 各取所需的結親

武晟二十一年，劍南道益州府，周嶺縣季家村。

春日的早晨，天要卯時正才亮，但在鄉下，婦人們寅時初就起來幹活兒了，春耕還在收尾，漢子們都得摸黑早早下地。

陸含玉昨天才嫁進季家，洞房前就問過夫君季弘遠要不要早起，他光顧著忙活兩人的衣裳沒回答，早上又抱著人不撒手，等她二茬覺睡醒，天都亮好一會兒了。就這樣季弘遠也沒醒，陸含玉沒慌，細緻地替他掖好被角，收拾妥當出門。成親用的物什已經還回去，季家略顯破舊的院子空蕩蕩的，看得出季家家貧，不然季弘遠他爹娘不會讓已考上童生的兒子娶她一個商戶女。

「姑娘。」貼身伺候陸含玉的婢子青衫在門口站著，她湊過來指了指廚房小聲道：「季家二老在正房，大奶奶和二奶奶在廚房，爺兒們下地了。」

季弘遠行三，是季家老兩口的老來子，他上頭有兩個姊姊，兩個兄長。姊姊都嫁人了，兄長也都成親了，大哥有兩子，二哥有一子一女。昨日隔著喜簾她沒機會打量季家的人，好在嫁過來之前她五個兄長把季家祖宗幾代都查了個底掉，心裡並沒有新婦的忐忑。

「妳去看看公公婆婆要不要伺候，我去燒熱水伺候三郎起身。」陸含玉輕聲吩咐。等陸含玉到廚房門口時，裡頭妯娌二人正說道新婦兩口子。

「吃喝拉撒樣樣是三郎占最好，書沒見讀明白，反倒養足了好吃懶做的骨頭，這又嫁進來個祖宗，啥時候才是個頭啊？」陸含玉聽出這是大嫂阮氏。

二嫂喬氏聲音溫婉，「好歹陸六娘嫁妝不少，以後斷不能還叫咱們省吃儉用供那個無底洞，說不定咱們還能沾沾光。」

「哼，妳以為陸六娘傻啊，挺俊的姑娘不嫁大戶人家倒嫁個泥腿子，肯定想著以後能做秀才娘子換門庭。三郎自打得了童生，回回考前不是頭疼腦熱就是拉肚竄稀，咋啥毛病都出在考前？還不是怕考不中。」裡頭說著開始摔打起刷碗的絲瓢。

「我說了娘也不聽，只當我這長嫂嫉妒三郎媳婦呢。妳瞧著吧，等陸六娘發現三郎是個什麼東西，別說沾光，不鬧得季家家宅不寧就是好的。」

喬氏聲音有些遲疑，「那不能吧？不過三郎也實在愁煞人，妳說他那麼聰明，怎麼就不肯上進呢？」

阮氏越說聲兒越高，「光顧著想歪門邪道唄！多少聰明不肯往正處使都白瞎！要我說，既然三郎都成親了，乾脆咱們這就分家，省得以後一家子跟著不得安生。」

當二嫂的比大嫂有心眼些，喬氏壓低聲音勸，「大嫂可千萬別衝動，以爹娘疼三郎那個勁兒，他們會同意分家？若傳出個不孝的名聲去，能叫人罵死。」

喬氏這樣說，心裡卻很認同大嫂阮氏的話。

大郎和二郎只會悶頭幹活兒，生的兒子也三棍子打不出個屁來，從裡到外透著憨實。

按理說公公也這樣，就是這麼個種，誰知還能出個三郎那樣的，也就高個兒隨了季家，其他哪兒都不像季家人。大郎和二郎長得黑壯，偏三郎白白嫩嫩比縣裡的姑娘還好看，尤其瘦得好像這些年家裡好吃好喝都餵了狗。

不光這樣，他還特別會來事兒。好比吃飯，砍柴擔水都是大郎二郎的事兒，切菜做菜那是她倆的事兒，端菜擺碗筷那是小輩的事兒，他就光管吃。

哦，還會夾幾筷子好菜給爹娘，嘴裡好聽的話不要錢似的一年四季不重樣，要是這日趕上娘洗碗，三郎保准跑過去又是燒熱水又是湊過去洗兩三個碗，就叫娘心疼得心肝肉一樣，扭頭滿村炫耀最孝順莫過季三郎，敢情他們這些真幹活兒的都天天吃白飯呢。

這事兒不能多想，越想越難受，難受還得憋著，全為難自己身上了。

阮氏估摸著也想起季弘遠什麼德行，氣得喘著氣罵得更難聽，「也不瞧瞧這都啥時辰了，沒羞沒臊的，這是等著咱們把飯菜給兩人餵到床上呢，說出去我都沒臉見人！」

說罷她用著盆裡擦洗碗筷的粗布起身，「大不了我跟大郎帶著孩子回娘家找活路，也比伺候這倆祖宗強！」

話剛落地，扭過身就看見陸含玉面帶微笑站在門口，貌似還聽得挺起勁，只能尷尬站在原地。但阮氏嫁過來多年，還生了兩個兒子，底氣也足，再加上越說越氣，尷尬很快扔到腦後，揚聲陰陽怪氣起來——

「哟，六娘妳這是才起？我以前還當三郎本性懶惰，敢情縣城裡就是這麼個風水啊。」

「起來有一會兒了，怕打擾嫂嫂們說書的雅興，沒敢進門。」陸含玉不是會讓人罵到臉上的性子，笑咪咪道。

阮氏臉色不太好看，雖然陸六娘說話文縷縷的，可聽著比罵人還讓人生氣。

喬氏更尷尬了，她沒大嫂那麼口無遮攔，在背後嚼舌根子本來就容易遭人批評，雖然村裡婦人大都這樣，可一開始就埋汰剛進門的新婦也有點過分。

她趕忙打圓場，「六娘妳昨天沒吃多少東西，餓了吧，三郎起了嗎？」

陸含玉沒跟兩個嫂嫂計較，開酒肆的迎來送往什麼人都能碰到，這不算什麼。

她接了喬氏這個好，「我來燒些熱水，伺候三郎起身給公公婆婆問安，再跟三郎一起吃，一會兒讓青衫來做朝食吧，嫂嫂們忙別的好。」

阮氏暗暗翻白眼，低聲嘟囔，「一會兒？那叫午食了。書讀得不行，擺譜學得挺快。」

廚房就這麼大，說是嘟囔都能聽見，喬氏拽拽阮氏的袖子。

陸含玉一個新婦能說啥？她只能撿好的說：「三郎聰慧，以前不好好讀書是年紀還小，成了家定會好好進學，早日光耀季家的門楣。」

阮氏冷笑，「別說我這當嫂嫂的挑撥，在三郎面前我也敢說，光耀季家門楣？妳問問三郎自個兒信不信。」說完轉身坐下，摔摔打打繼續洗刷碗筷。

連喬氏都沒忍住面上的微諷，她不像大嫂說話那樣犀利，卻也不想等陸含玉以後失望後在家裡鬧騰，「六娘，妳還是別對三郎抱太大希望，他什麼性子我們比妳清楚，妳還是早些生個兒子，後半輩子更有指望些。」

「嫂嫂們的好意我心領了，我既進了門，就會好好伺候三郎讀書，說不定明年就能考個秀才回來。」陸含玉知道這兩位嫂嫂的性子不是什麼惡人，也是季三郎種

下的因，她只衝喬氏笑著說道。

阮氏和喬氏：「……」行吧，新婦願意自欺欺人，她們也不枉做惡人。

就連門外聽見兒媳婦胡咧咧想要過來教訓兒媳的孫氏，神色都有些複雜。

自家兒自家清楚，她和季老六再心疼三郎，也知道他是什麼德行。別說明年考個秀才回來，等三郎到當爹的年紀能考中，季家都得去看看祖墳冒沒冒青煙。要不是知道三郎的德行，又心疼他那瘦削模樣實在下不了地，她也不能捏著鼻子認下這門親事。

不過陸含玉以夫為天的態度讓孫氏心裡挺滿意，新婦剛進門不好瞎嚷嚷，她壓下罵兒媳的衝動悄悄回了堂屋。

等陸含玉提著熱水回到新房，季弘遠已經穿上了裡衣，閉著眼雙手枕在腦後，二郎腿悠哉顛著，似是在回味昨晚的好滋味兒。

陸含玉臉頰升起點燥意，這季三郎昨晚敦倫後不穿衣裳就睡下，連帶著她都不許穿。她再穩重也還是個剛及笄的姑娘，一大早感覺到劍意凜然，沒一腳踹出去已是好修養。

聽見開門的動靜，季弘遠睜開那雙潑灑著柔光的桃花眸子，黑白分明又深邃。他著實是好皮相，當他勾起昨晚沒少作亂的薄唇，瞧著更好看了。

當初陸含玉挑上季弘遠這樣文不成武不就還懶到家的夫君，除了看重他確實聰慧，跟他好看也不無關係，毛病多不怕，只要有弱點就好辦，何況面對這樣賞心悅目的夫君，她曲意逢迎起來心裡總是舒坦些。

「我伺候三郎洗漱吧。」陸含玉帶著些微羞澀，聲音像是山谷中的黃鶯一樣動聽。季弘遠聽得心神蕩漾，臉上神采奕奕更顯得眉目如畫。不枉費他過去半年在陸家酒肆忙前忙後裝孫子，能娶到個有錢有貌還溫婉賢淑的娘子，除了他還能有誰？以後他只要對娘子好點，在陸家人面前表現得更好點，就再也不用受科舉的苦，吃香喝辣指日可待。都說金榜題名是一個男子最大的成就，要他季弘遠來說，金榜題名算什麼，混上個一輩子的富貴溫柔鄉才是人生巔峰！

他翻身坐起來去拉陸含玉的手，深情款款，「娘子待我真好，我以後一定對妳更好，咱們不羨鴛鴦不羨仙，只叫他人酸破天，怎麼樣？嘿嘿……」

陸含玉：「……」很好，需要提醒向伯好好教的又多了一項。

她唇角漾開甜蜜的笑點點頭，蹲身為季弘遠穿上皂靴，輕柔侍奉他洗漱穿衣，然後出門去正房拜見爺娘。出於恭敬和新婦的含蓄，她略後退季弘遠幾步。

回來伺候的青衫看著季弘遠得意到幾乎要飄起來的腳步，特別想揍人，「姑娘打算何時開始讓姑爺讀書？」

陸含玉衝青衫微笑，「三朝回門後吧，讓他多高興一會兒。」

青衫狠狠點頭，殺豬之前都得餵幾頓好的呢，她懂。

在鄉下地方，新婦嫁進門也就是給婆婆端碗糖水的事兒，陸含玉知道自己在外頭拋頭露面為公婆不喜，剛嫁進來特意把規矩做足了，特別實誠的給二老磕頭敬茶，

奉上自己的繡活，一樣不缺。

因為陸含玉在廚房那番話，二老面色都還算不錯，起碼孫氏笑得比昨天真誠的多，「六娘快起來，咱農家沒這麼多規矩，妳隨意些就好。」

陸含玉會說話，「媳婦聽婆婆的，先頭不知咱們家是什麼規矩，媳婦是照著縣裡秀才家娶親規矩來的，婆婆和公公早些習慣也好。」

孫氏和季老六：「……」

說實話，他倆真沒陸含玉這份自信，三郎十三歲就過了府試成為童生，他們那時候沒少作這樣的夢，可五年過去，想想每逢考前三郎那說來就來的毛病，也只能是作夢了。

士農工商，商在底層，前朝老百姓是被高門世家和商賈壓迫到沒活路，武朝立朝以來，崇文尚武重科舉，把世家打壓到不敢冒頭，商賈地位也極低。

孫氏聽里正夫人說過，那些接受商賈資助科舉的，當了官後若被發現，是會記錄在冊的，大概會影響仕途，要不記下來幹啥？

遠處孫氏不知道，就周嶺縣這邊，娶商戶女大多是做妾，沒聽說那個當官的娶商戶女做正室，能同意季弘遠娶陸含玉，就代表二老徹底放棄希望了。

季弘遠人精，一聽話頭不對，怕爹娘揭他的短，更怕爹娘重新燃起鬥志，笑著湊到孫氏身邊晃晃她衣袖，「爹娘，兒子餓了，先讓兒子和娘子吃飯唄？昨晚忙活半宿挺累的。」

「滾滾滾，就知道吃，豬還知道長膘呢，你頓頓都是白餵！」孫氏見陸含玉臉頰薄紅，沒好氣拽開袖子一巴掌拍季弘遠背上。

季弘遠嘿嘿笑，「兒子這不是隨您嗎？大哥和二哥都隨爹，老天爺也不忍娘傷心呢。」

孫氏被哄得要笑不笑，繃不住面皮，趕忙攆兩個人去吃飯。

等兩人出門，孫氏趕緊灌了碗溫水，剛才敬的茶是照城裡雅士的法子煮的，並不是鄉下那種粗茶，茶一入口孫氏差點吐出來，比藥湯還難喝。

她衝季老六嘟囔，「城裡人真是會給自己找罪受。」

季老六不吭聲，但也默默喝了碗水。

孫氏看了眼外頭，聲音小了點，「我瞧三郎媳婦是個賢慧的，她又有大把的嫁妝，要真能伺候好三郎，說不準……」

如季弘遠所想，孫氏確實被陸含玉說動了心思。

「妳可別在外頭提這茬，哪年考試他不鬧么蛾子？」季老六皺眉，「在家裡鬧笑話也就罷，要是鬧到外頭，人要臉樹要皮，大郎和二郎日子還過不過了？」

說起這個孫氏就糟心，三郎聰明又長得好，怎麼就不肯去考呢？

季老六大概知道孫氏在想什麼，「三郎就是太聰明，又叫咱們給寵壞了，知道自己受不了寒窗苦讀也不夠用功，這才不肯去考，這不是都給他娶了媳婦？科舉啥的就別再提。」

他和孫氏是疼季弘遠，可大郎和二郎還有孫子孫女他們也疼，要是季弘遠爭氣還好說，他能壓著全家供季弘遠出息。但這小子是屬蚂蚱的，不摠不拉屎，憑他那

聰明勁兒，還沒人摠得動他，二老總得為家裡其他人考慮。
孫氏知道是這個理兒，歎口氣不吭聲了。

新婦進門，鄰居婦人晌午過後都要來沾喜氣，季老六吃過午飯就背著手出了門。
季一郎和季二郎帶著三個牛犢子一樣的小子下地，季弘遠不用下地，也不肯在家，
被同村漢子拉著吹牛打屁去了。

陸含玉作為新婦，也要跟婆婆一起招待上門看新婦的鄰里鄉親們。
阮氏和喬氏把屋前屋後那攤子活忙完，拿著針線活兒過來湊熱鬧，喬氏還帶上了
家裡唯一的姑娘梅娘。

阮氏氣來得快消得也快，要一直跟季弘遠嘔氣，她墳頭早就長草了，但她沒忍住
揶揄陸含玉，「我看青衫把三郎書房打掃出來了，妳準備啥時候讓三郎用上啊？
我也讓我家大壯和阿實跟著學學。」

聽阮氏這般問，孫氏沉下臉瞪阮氏，過來串門子的婦人們都捂著嘴偷笑。
喬氏的兒子季明勇小時候偷偷去季弘遠書房玩，見有漂亮畫兒的話本子偷著帶出
去炫耀，被好事的發現，還找識字的去地頭讀了，竟是才子佳人那些膩歪事兒，
叫村裡人笑話了好一陣子。

從那以後大家就都知道季三郎不爭氣，別看他中童生早，同去縣學讀書的孩子裡，
讀了十幾年的，鄰村都有倆秀才了，季三郎也沒見有個下文。

陸含玉見多了難應付的客人，笑著回答，「三郎孝順，娘又心疼我，攆三郎出去
跟旁人打聽下女婿登岳家門的經驗，等三朝回門後我就伺候三郎讀書。」

孫氏用眼神警告阮氏閉嘴，趕忙接話，「三郎這孩子成家後也該懂事了，以前沒
個定性，等他當了爹就勤快了。」

眾人沒一個信的，但誰也沒說出來，畢竟季弘遠才成親，她們是上門沾喜氣，不
是來找麻煩的。

只有阮氏和喬氏對視一眼，眼底都是不信。尤其阮氏，她心想，三郎在家就沒怎
麼正經讀過書，要能勤快起來，天上怕是要下紅雨。

另一邊，季弘遠不用想就知道家裡肯定沒人說他好，不過他也不在意，村裡漢子
大多還挺喜歡跟他玩耍的。他是好吃懶做，但從不偷奸耍滑坑人，啥都擺在明面
上，除了耗費家中銀錢多些，沒妨礙過別人，現在娶了佳婦，家裡再不用節衣縮
食，他就更沒心理負擔了。

說起來，村裡這些漢子不管成親沒成親的，其實都挺羨慕季弘遠。

有人說：「還真叫你稱心如願了，要是你把這聰明勁放在讀書上，不早成舉人了？」
還有人附和，「就是，當了舉人要啥樣的娘子沒有啊，有銀錢和有家世的都任你
挑，你咋就不肯多使使勁？」

要是季弘遠出息，像陸六娘這樣溫柔又嫁妝一大把的商戶姑娘，他們說不準也有
戲，真能吃上好吃的軟飯，誰願意辛苦一輩子。

季弘遠喝著從陸家酒肆裡帶來的酒，挑起如墨的眉，「你們當我傻呢？就是進士

相公我也不稀罕。」

心裡發酸的漢子捶他，「大話誰不會說，你有本事先考個秀才給咱們看看。」

季弘遠翹著二郎腿哼哼，「我就問你們，考中秀才，是不是就有人盼著我去考舉人？」

一起喝酒的，滿臉都是你這不廢話。

季弘遠捏著粗瓷碗喝口酒，「打個比方，我從秀才又考中舉人，得有人推著我去考進士吧？先別說不中的喪氣話，即便我中進士，再走運點進翰林院當官，這算是頂出息吧？」

眾人忙點頭，讓他比方得心頭火熱，這不就是所有男人們夢寐以求的嗎？

季弘遠悠閒喝了口酒，「別作夢了嘿！你們當那是青雲梯，有享不完的榮華富貴，卻不知農家學子真要考出頭，高官厚祿啥的想都別想，科舉時多揚眉吐氣，當了官就得多低聲下氣，沒權勢沒後臺先當半輩子孫子再說吧。」

他放下碗給自己又滿上，「我現在嬌妻在側，家人也都在身旁，不缺吃喝，還有狐朋狗友一起喝酒吃肉，豈不快哉？哦，我熬乾了身子往京城鑽，鑽成功了去當孫子且不說，稍不注意腦袋就得掉，我圖啥？」

狐朋狗友聽得面面相覷。

「要你這麼說……考上進士還是壞事？」有人遲疑問道。

誰都覺得不太對勁，就是都沒季弘遠能說。

「有那想要光耀門楣，為國為民幹大事的，上進自然不是壞事。」季弘遠也不強詞奪理，樂滋滋就著羊肉悶一口小酒，「可我季三郎不戀權勢，就好這口人間煙火味兒，道不同而已，不分對錯。」

大夥兒噓出聲，這季三郎說得一套一套的，還不是為自己好吃懶做找藉口，哪有男子不想光耀門楣的？

不在乎他人理解與否的季三郎，吃好喝好，伴著星星月亮返了家。

陸含玉昨夜初破瓜，季弘遠沒什麼經驗還瞎折騰許久，她這一天累得夠嗆，所以不等季弘遠從外頭回來，她洗洗先躺下睡了，等清淺酒氣抱過來，她還朦朧著就被親了好幾下。

季弘遠知道明日要回門，不好折騰陸含玉，心裡得意勁兒被酒氣激發，都化成了甜言蜜語，「我上輩子定是搭橋修路，積德行善，才有這麼大的福分娶了玉娘回來，以後我要是對妳不好，老天爺肯定不依，晴天霹靂都得劈死我！」

陸含玉睡得朦朧的眸子更迷茫，這話讓她怎麼接？她誇不下嘴。

季弘遠繼續偷香，陸含玉躲不開，只能無奈推他，「三郎快睡吧，明天還要早起呢。」

他看著自家娘子染了胭脂似的嬌嫩臉頰，聽她聲音又輕又軟，眼神有些不對勁兒了。他雖好逸惡勞，昨日之前卻還是實打實的童男，剛沾肉滋味，說實話，哪怕陸含玉除了臉都遮得嚴嚴實實，這風景也過於香豔了。

陸含玉見他眼神不對，顧不得溫婉那一套，拿杏眸瞪他，「你要不想睡，就去書房讀書。」

季弘遠一聽要讀書，賊心思就下去了，不提這個他還能孟浪。他用桃花眸子認真看著陸含玉，輕勾著她手指晃，「我這小登科的喜酒都還沒飲完，娘子且容我得得意幾日。妳放心，我怎麼也得讓咱們的孫兒有個做秀才的爺爺，方才配得上玉娘。」

陸含玉：「……」你怎麼不等四世同堂呢？

她抬起腳踹過去，被季弘遠挑眉壞笑著躲開，他知道陸含玉不是溫婉性子，見她這兩日實在溫柔，總忍不住想招惹她。要知道，情到濃時胭脂虎也是小妖精，他快速湊過去親了下，連被帶人一起抱住，「嘿嘿，我陪娘子睡覺。」

第二日被青衫敲門吵醒，陸含玉稍微一動，隔著衣裳也感覺到身後不對勁，面色忍不住升起一抹飛紅。季三郎摟她摟得也太自然了些，怪不得幾個兄長都說他是個沒臉沒皮的。

從季家村去周嶺縣路程不算近，因為要趕路，陸含玉收拾妥當後，很快就把迷迷糊糊的季三郎哄了起來。

進到縣城，天也才剛亮沒多久，陸家酒肆今日掛了歇息的牌子，就等著他們回來呢。

遠遠看見馬車，陸家家奴小跑著過來接了青衫的韁繩，拉著馬車停在門口。

陸家只有陸含玉一個姑娘，讓她按了家中兒郎的排行才被稱之為六娘，足以證明陸家有多疼她這個女兒。

昨晚陸家人就都沒睡好，算著時候差不多，家中的爺兒們早早就等在酒肆門口。季弘遠剛掀開馬車簾子還沒邁腿，抬眼就見酒肆門前站著五個面無表情的大漢，他突然有點牙疼，倒是忘了還有這麼個陣仗。

暮春的天還有點涼，季弘遠下馬車就精神了，三朝回門，他特意換上了新郎官那身藏青色鑲了紅邊的交領束身長袍。

等他走到陸家五兄弟跟前，連青衫都看出來了，季三郎皮相好，微微一笑站那兒就是玉樹臨風，把陸家五個公子比成了路邊的野草。

五個舅子瞧季三郎這人模狗樣的得意勁兒，渾身酸氣更重。

說起來，季弘遠跟他二嫂喬氏也犯過同樣的嘀咕。陸家除了陸太太有幾分風姿，家裡男子容貌都一般，除了身形壯碩些，個頭都不算高，最高的陸四郎才到他耳郭，怎麼就出了陸含玉這麼個高挑又貌美如花的小嬌娘呢？

尤其陸家人齊聚一堂的時候，見一次季弘遠心裡嘀咕一次。

當然，心裡嘀咕不耽誤他衝陸家父母舌繫蓮花。

進了堂屋季弘遠笑嘻嘻湊到陸家父母跟前，「幾日沒見岳父和岳母，小婿日日記掛，你們也想小婿和六娘了吧？」

陸老爺哼了一聲沒說話。

陸太太笑著點點他腦門，「都餓了吧？弘遠先跟你岳父和兄長去用朝食，我跟六娘去房裡吃。」

季弘遠跟陸家人相處半年多，知道陸家人脾氣，他們就是捨不得六娘出嫁，誰來

了都得是這待遇，所以他並不怕陸家六個爺陰沉的氣勢，嘿嘿笑著點頭，轉身摟住陸含玉的長兄陸含寧開始囉嗦——

「讓岳母這麼一說，小婿還真餓了，剛才路過前街的胡餅鋪子，一聞就知道今日有醬牛肉，大哥要是沒買就趕緊去，錯過又要等許久。」

武朝以農為本，耕牛又對種地非常重要，在武朝律例中，除非老死輕易不准殺牛，很難得趕上。

陸含寧翻個白眼，剛要說什麼，看見陸含玉挑起柳眉，話又嚥了回去，「知道妳愛吃，二郎早就去買了，在前頭呢，走吧。」

陸含玉等季弘遠跟陸含寧勾肩搭背去酒肆，自己扶著陸太太去了原先的閨房。陸家酒肆是前店後宅的格局，前頭是二層小樓，後頭是四四方方的大院子，釀酒和起居都在後頭。

等進了門，陸太太拉著陸含玉迫不及待問：「季家人待妳還好嗎？」

陸含玉笑著給陸太太倒了杯溫水，「瞧您說的，季家的情況兄長他們不都查清楚了？」

陸太太歎口氣，「原是咱們有所隱瞞，我跟妳爹本想找殷家的舊友結親，又怕打草驚蛇壞了報仇的大事。我心裡覺得對不起弘遠和季家，又怕萬一他不肯上進，妳委屈了自己。」

陸含玉攬著陸太太撒嬌，「常大夫都說了讓您不要思慮過甚，三郎待女兒挺好的，您又不是不知道他多聰明。」

陸含玉兄長多，外加心眼不少的爹，哪個都看東床不順眼，她兄長們和陸老爺脾氣不好，身手卻完全與之相反。

但季弘遠就有本事，一頓打都沒挨過，順順當當把陸家最受寵的姑娘娶回家，陸太太也挺喜歡他的。

只是陸太太心裡數不清的擔憂，「那若有朝一日他躍過龍門，知道妳有心利用……」說不準要結仇。

「女兒早就打算好了，等三郎進京趕考時咱們就賣掉酒肆，對外就說為東床棄了商賈身，您和爹也能去訪訪舊友。」陸含玉低聲安慰陸太太，「女兒會找時機跟三郎說清楚，他願意幫忙，女兒接著，他不願意也是情理之中，到時女兒便以出身商賈為由自請下堂，總歸不會真害了他。」

她身上背負著殷家和追隨殷家那麼多人的血海深仇，從小就沒想過嫁人。現在嫁給季弘遠也是無奈之舉，季弘遠要是接受不了，她捨了身子給他，也送他一場前程似錦，他不虧。

陸含玉讓爹和兄長反反覆覆摸清季弘遠，定下嫁他，就是知道以他的性子不會記恨陸家。

陸太太聞言鼻尖一酸，六娘把其他人都顧慮德周全，可要真能有大仇得報的那日……受傷的只有六娘。她做了陸含玉十五年的娘，早就把陸含玉當成親生的，當娘的總是要心疼自家孩子。

陸含玉不想讓娘多想，她晃著陸太太的胳膊撒嬌，「女兒餓了。」

「妳這倒真是夫唱婦隨了，張嘴就是吃。」陸太太哭笑不得點了點她的腦袋。等用過午食，陸家人也沒拘著小倆口難捨難離，新婦嫁人要在婆家住滿一個月，很快就回來了。

回到季家，季弘遠想起昨夜娘子關於讀書的提議，立刻找藉口出去跟同窗應酬。陸含玉並不攔著他。

等他回來又是晚飯後，陸含玉已處理好這幾日落下的帳本，正在給他繡荷包。季弘遠喝得有點暈乎，看見這一幕止不住心頭髮暖，趕忙過去跟娘子表忠心，「我今日跟同窗吃酒，他們竟要拉我去勾欄，讓我臭罵了一頓，我可是有娘子的人了，怎麼能犯這種錯誤，玉娘妳說是不是？」

陸含玉知道他這是等著自己誇他呢，她笑咪咪拉著季弘遠坐下來，「那三郎今日可盡興了？我也想伺候三郎吃幾杯酒呢。」

見陸含玉含羞帶怯，又聞到她湊近時的香馥氣息，季弘遠只覺得熱氣上湧，幾乎渾身都熱得發軟，回門過後他可就不用憋著了，嘿嘿嘿……

他由著酒勁兒將佳人攬在懷裡，「玉娘說到我心裡了，飲酒這種事，自然是得玉液交杯才能盡興。」

陸含玉瞋他一眼，白皙臉頰紅得抹了胭脂一樣，倒好酒湊到他唇邊，「那你嘗嘗，這是我定下嫁你後親自釀的酒，名為春宵。」

連酒麴都是她親自挑了上好的麥種製成，佐以益州府上好的清泉，還加入了名貴的田覃靈芝，對滋補身子有奇效。

酒名魑魅，常人喝了能飄飄若仙忘卻煩惱，對武林中人甚至能頓悟功法，磨煉心智，可謂是比洞房花燭還讓人心馳神往，在前朝時只有大門派才能喝得起，被喜愛的人戲稱為春宵酒。

「如何？」陸含玉餵季弘遠喝下幾杯後，笑著問他。

季弘遠眼神迷濛，念出了自己心底的感歎，「飲春宵，千金不換啊……」

這酒並不濃烈，醉人的並非是酒。

季弘遠根本沒注意到酒是怎麼下肚的，清涼甚至還帶著微甜的滋味一入喉，瞬間變成火往下燒。燒得他反而沒了酒後眩暈，不等陸含玉再勸幾杯，猛地起身穩穩將陸含玉抱在懷裡急行幾步，入了新掛上的鴛鴦游湖床帳。

鴛鴦掌輕輕撥，湖水蕩漾出春日漣漪，在明亮的圓月之下泛起醉人的波瀾，還有讓人面紅耳赤的呢喃。

青衫受不住，紅著張圓臉從季家不算高的院牆跳出去，接人去書房做準備。

春雨過後，被陸含玉勸著飲了不少酒的季弘遠還沒等歇會兒再度春宵，突然有了尿意。

他起身捏了捏陸含玉胭脂芙蓉似的臉蛋兒，「我去方便下，很快回來，玉娘等我。」

「嗯，我等著三郎回來飲酒。」陸含玉趴在枕間，溫柔應道。

等季弘遠出了門，她翻身坐起來，忍著渾身酸乏穿上裡衣，將外衫披在肩上，好整以暇地等著，沒讓她等太久，一聲響亮卻戛然而止的尖叫，把季家人都嚇醒了。